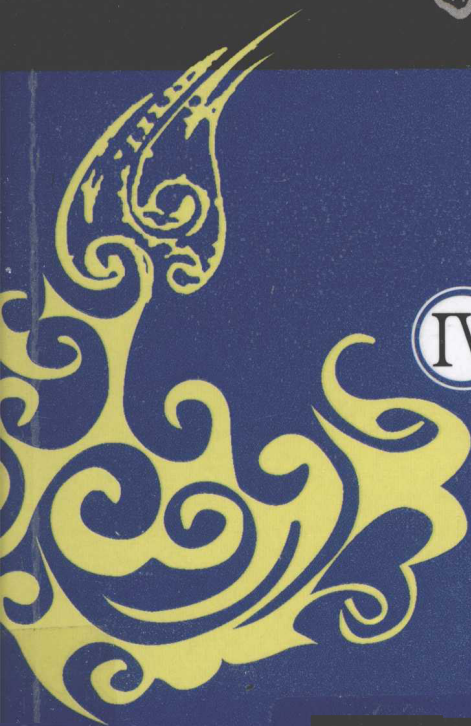


- 银车奇案
- 杀人陷阱



独家授权热播大戏同名小说

钱雁秋 著



IV

狄神探 仁杰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独家授权热播大戏同名小说

钱雁秋 著

神探 狄仁杰

IV

上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总目录

上册

第一部 银车奇案

楔子	3
第一章 洛阳城闹市现白骨	10
第二章 善金局铁勒匿踪迹	39
第三章 狄仁杰初探将作府	71
第四章 驭风者血洗善金局	108
第五章 狄仁杰五柳镇救难	150
第六章 狄仁杰夜访上灵村	188
第七章 查勘密道铁勒获救	216
第八章 银匠案破“北山”命殒	250

第二部 杀人陷阱

楔子	273
第一章 狄仁杰遣使传密信	275
第二章 武则天失计囚忠良	295

下 册

第三章	使障眼狄公巧脱身	327
第四章	圆通寺凶僧布刀兵	360
第五章	遭伏击使团再遇阻	389
第六章	突勒乱吉利中毒箭	411
第七章	假神力狄公连断案	435
第八章	出阳关狄公闯鬼店	468
第九章	遭突变月氏国遇险	495
第十章	投钓饵老虎沟擒贼	523
第十一章	差斥遇害月氏惊变	550
第十二章	祸起宫闹亲王殒命	574
第十三章	审娜鲁循踪辨真凶	591
第十四章	破奸计联军剿逆匪	624

目录


(上册)

第一部 银车奇案


楔子	3
第一章 洛阳城闹市现白骨	10
第二章 善金局铁勒匿踪迹	39
第三章 狄仁杰初探将作府	71
第四章 驭风者血洗善金局	108
第五章 狄仁杰五柳镇救难	150
第六章 狄仁杰夜访上灵村	188
第七章 查勘密道铁勒获救	216
第八章 银匠案破“北山”命殒	250

第二部 杀人陷阱

楔子	273
第一章 狄仁杰遣使传密信	275
第二章 武则天失计囚忠良	295



狄
第一部 仁杰 神探 IV
银车奇案



楔子

宏伟的神都洛阳城，雉堞连云，极尽奢华，城中街市宽阔，建筑雄奇，中有洛水横贯而过，城中分四十八坊，坊间有街道纵横相贯，买卖铺户，茶楼酒店，乐坊瓦肆，鳞次栉比。庭嵌金珠，户盈罗绮，真可以说是人间天上。

皇城位于洛阳正北方向，金碧辉煌，殿阁层层，飞檐斗拱，钩心斗角，覆压数十里，威严端庄，隔离天日，这里无疑是洛阳城中最雄伟，也是最炫目的所在。

皇城东侧的承福门内隐藏着一座不太起眼的银顶灰砖建筑，西靠宫墙，东依明堂，银顶朱漆大门内七进灰砖殿阁式建筑，古拙质朴，安宁静谧。朱红大门上方的匾额上书写鎏金大字：善金局。

这善金局专为皇帝制作金银器所设，是皇家制御坊。坊内集中了本朝、波斯、大食等诸国的数百名顶尖金银器制作工匠，为皇帝制作大量精美的金银器，不但在当时蜚声海内外，有很多精品更是流传至今。

只见善金局大门前，数十名全副武装的铁甲禁军严密把守。一顶官轿停在大门前，轿帘打开，一位悬玉带、服紫袍、头戴官幘的胡人走下轿来，快步来到大门前，守门禁军冲他躬身行礼，齐声道：“沙大人！”

那胡人点了点头，慢慢地抬起双手，一个禁军上前搜摸他的衣襟，一看就知道这是例行的检查。这位沙大人正是当朝皇帝的

宠臣——将作大监沙尔汗。

善金局隶属内侍省将作监，因局内常存大量金银，所以，南衙下辖的五百名左玉钤卫铁甲禁军昼夜把守，不管是王公贵戚，还是亲信阁僚，即使是将作大监沙尔汗本人，要进入善金局也必须经过严格检查。

那禁军查检完毕，沙尔汗转身上轿，善金局厚厚的大铁门轰然打开，官轿沿中轴线穿过大门，向位于第一进院落中央的范铸坊而去。

巨大的青铜范铸炉悬吊半空，下面是巨石砌成的火池，池内烈焰熊熊，范铸炉在烈火烧灼下发出轻微的嘶嘶声。几名火工添火加柴，紧张有序地忙碌着。离火池一箭开外是方形范铸台，数十名工匠在掌固的指挥下，将一只直径约六尺的圆形青铜铸模安置于台上。

几个随从推开坊门，沙尔汗迈步走了进来。掌固看见沙大人亲临巡视，赶忙率众人跪倒在地，叩头问安。沙尔汗笑了笑挥手让众人起身：“大家起来吧。”

掌固一溜小跑到沙尔汗面前：“大监，有何吩咐？”沙尔汗的眼睛一直盯着在范铸炉旁劳作的工匠们：“怎么样了？”

掌固拱手答道：“自昨日未时起火，至今晨卯时，九千两黄金已全部融化成水，用时七个半时辰。金水现贮于范铸炉之中。青铜铸模已安置妥当，只等大人到来，范铸便可开始。”

沙尔汗转过头来颌首点头，显然是对掌固的回答很满意：“非常好，你们辛苦了。”掌固赶忙躬身答道：“承大监关侧，卑职等职责所在，不敢言辛苦二字。”

沙尔汗走到范铸台前，仔细检查了青铜铸模，以及周围一应用具，他对身旁的掌固嘱咐：“今日范铸之器，自图纸用料，捶揲篆刻乃至设色花纹，都是由圣上亲自度定，可谓是皇帝亲监，非同小可，尔等要打起十二万分的精神，切切不可出错！”

掌固赶忙躬身道：“谨领大人教诲。”

沙尔汗把手一挥道：“开始吧。”掌固急步走到范铸台前，从

令签筒中取出一柄绿旗，轻轻一摇。

早已伺候在青铜铸炉旁的火工们牵起炉两侧的粗绳索用力向前拉拽，伴随着“哗啦啦”的巨响，青铜铸炉在火工们拉拽之下，沿着铺设在屋顶的轨道，缓缓滑至范铸台的上方，对准了下面的圆形青铜铸模。

掌固又从签筒中取出一面红旗，轻轻摆了摆。拉拽铸炉的火工退开，六名范铸工匠上前，用六根长约一丈带摇柄的伸缩铁制长杆抵住铸炉，所有人齐齐望向沙尔汗。

只见沙尔汗伸出右手，掌固忙将红旗递到他手中。

时间仿佛凝固，所有目光都集中在沙尔汗身上，沙尔汗一动不动静静地盯着铸炉。

铸炉已渐渐冷却下来，沙尔汗把手中的红旗呼啦一摆，掌固倾身上前，从身旁火工手中接过一根长约丈许的铁制测温鉴，来到铸炉下，将测温鉴置于铜炉侧面，少顷，拿下铁鉴看了看道：“大人，仍是高热，还要再等等。”

沙尔汗微微皱了皱眉又摇了摇头：“不能再等了。”说完慢慢举起红旗。

掌固看着沙尔汗手中高高举起的红旗急步走到沙尔汗身旁低声道：“大人且慢，请三思而行啊。此时炉温过热，金水如汤，一旦铸炉角度拿捏得稍有失当，金水必定喷溅而出……后果不堪设想啊！”

沙尔汗正要把手中的红旗往下挥，听掌固这么一说手也停在了空中，思忖半刻深吸一口气，把手中的红旗轻轻一摆沉声道：“一杆轻放两寸！”

铸炉下，第一排持铁杆的工匠轻轻转动铁杆中部的摇柄，铁杆缓缓向下缩回两寸，铸炉慢慢倾斜，呈四十五度角。

掌固在一旁不无担忧地道：“大人，角度太大了吧，金水会溢出来的……”沙尔汗没有理会他，轻摆红旗道：“三杆上调三寸。”

第三排工匠用摇柄将铁杆升高三寸，登时，铸炉倾斜角达到

了六十度，金水在炉中荡漾着向炉嘴涌去，工匠们轻轻地发出一阵惊呼，生怕金水溢了出来。

掌固的脸色大变，在一旁轻声道：“大人，角度太大，怕是不行了，回炉吧！”沙尔汗面容镇定，全然不顾掌固的提醒。

大家鸦雀无声，只能听见旗帜在空气中挥舞的嘶嘶声。

沙尔汗面无表情，沉声道：“二杆上调五寸！”此时坊中的空气似乎凝固了，所有人都屏住呼吸把目光集中在铸炉之上。

只见第二排的工匠缓缓转动摇柄，铁杆慢慢升高。“啪”的一声轻响，铁杆停在了五寸的位置上。铸炉中火红的金水缓缓从炉嘴处流下，稳定而安静地注入了下方的青铜模具之内。

工匠们纷纷松了口气，由衷地发出阵阵赞叹。沙尔汗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一旁的掌固更是长嘘一口气，使劲地拍着自己的胸脯，溜须道：“大人之能，真是冠绝今古，九千两金水竟然是涓滴未洒，难怪圣上以大师之名誉之。”

沙尔汗也不理会他，眼睛紧盯着铸炉。只见火红的金水注入青铜铸模中，转眼间便在模具中四散开来。

沙尔汗的嘴角微微上扬，吩咐众人道：“我在此监工，尔等用两个时辰，仔细雕琢，把皇上要的东西完成了，到时重赏尔等。”众人连声诺道：“请大人放心！”

坊中的工匠都选自国中铸造雕刻行中的能工圣手。众人得令急忙有序地各司其职。有人将金片放置在台上，手握玉柄小银锤轻轻敲击着银錾子的尾部，錾头在金片上刻出一道道花纹；有的用小金锤反复捶揲金片，片刻工夫金片的被砸处凸起，成为浮雕一般的花型。

这边有匠人把起好的金丝平铺在台上，仔细将其编成牡丹团花图案；那厢的工匠再把金丝掐编的团花周围焊缀上一圈小小的金珠，又把一块块镶嵌在金托中的红绿蓝宝石焊缀在金盘边沿。

两个时辰过去，一座径长六尺，花费了九千两黄金范铸而成，盘边镶缀着数十斤宝石，鍱花钹镂，流光溢彩的“海兽戏波

第一部 银车奇案

纯金大盘”呈现在沙尔汗眼前。在灯光的照射下，一道炫光在黄金大盘上游走，登时珠光四射，瑞气千条。

西北边陲凉州，胡天九月，已是北风卷地，草木夭折。狂风漫卷着黄沙横扫街坊市肆，方交酉时，街上便没了行人，做买卖的店家几乎都关了门。

街这头的赵家酒馆大门紧闭，只是透着门缝能看见点点灯火。北风卷着沙粒吹得两旁的灯笼“呼呼”拍击着大门，又往两边散去，如同吊丧的经幡在风沙中来回摆动。

酒馆内空无一人，只有店小二漫不经心地擦拭着桌椅。“砰”的一声巨响，门扇向两边飞开，店小二吓得浑身一激灵，连忙转过身来。

只见两个身穿套头黑斗篷的人站在门前一动不动。店伙计愣了一会儿赶忙迎上前去躬身道：“二位客官，可是找雅间里的客人？”

两人看着店伙计点了点头，店伙计赶忙弯腰伸手指引道：“快，外边风大，二位里边请。”两个黑斗篷急步走进店中，店小二走到大门口往两旁张望了一下见无人跟踪连忙回身关上大门。

两个衣着黑斗篷的人闪身进了雅室，房中已有一位三十上下、身穿胡服的年轻人等候。

屋子中央摆着一张八仙桌，桌上的铜火锅咕噜噜地吐着白气。在烛光与雾气中，这位高颧骨、高鼻梁、双目深陷的年轻人显得阴鸷而又稍显威严。

两个黑斗篷连忙抱拳拱手低声道：“太子殿下。”这位被称作太子的人忙起身抱拳欠身道：“南山兄，北山兄，别来无恙。”被唤作南山的黑斗篷道：“一切安好。”

太子的脸上露出一丝微笑：“二位千里驱驰，赶到凉州赴约，贺鲁无以为敬，略备薄酒，二位请坐。”

南山和北山坐了下来。南山道：“太子殿下，一切都安排妥当了吗？”太子点头道：“突勒这边我已全部联系好了，咄陆五部，木昆三部，骑师三部，五个鹰师，十六个豹师，共三十万

人，听我号令，只要吉利可汗一死，立即夺取牙帐，进攻大周！”

南山看了看北山，冲太子点了点头。太子欲言又止：“然而，然而……”南山接过太子的话头：“我知道殿下想说什么。”太子双眉一扬道：“哦？”只见一直不语的北山在旁发话：“殿下想说的是一个人。”

太子回头望着北山，北山双目直直地看着太子，太子想说什么，却咽了一口唾沫，点了点头。

南山一字一句地说出三个字：“狄——仁——杰！”

太子颌首长叹一声道：“狄仁杰，是我心中最深的恐惧，此人不除，大事便休想成功！”

北山发出一阵阴恻的笑声：“英雄所见略同。这也正是我与南山兄来见太子殿下的目的。”

太子站起身走了两步，仰天长叹道：“说起来容易，可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狄仁杰好像是打不败的。从幽州到崇州，从我父亲莫度到吉利可汗的儿子默啜，从金木兰到肖清芳，每一次举事都被狄仁杰粉碎……”

南山冷冷地道：“那是因为他们不明白，谁才能够杀死狄仁杰！”

太子一惊，连忙问道：“哦，你知道？”南山微微颌首：“当然。”

太子急切地问：“谁？”“皇帝！”

太子一愣：“当今天子？”南山肯定道：“是的。”

太子失望地摇摇头：“这个我也知道。可狄仁杰是武则天的左膀右臂，倚之如泰岳，怎么可能杀他。”

南山朗声笑道：“世间事没有什么不可能的！”太子眉头一紧随即又松了开来：“看起来，你已经有了计划？”

南山深吸一口气道：“是的。我与北山兄议好了一条连环巧计，既能除掉吉利可汗，更可陷狄仁杰于死地！”

太子迫不及待地道：“哦，快，快告诉我！”

南山压低声音道：“吉利可汗的寿诞将至，皇帝为他准备了

第一部 银车奇案

一份厚礼，而这份厚礼同样也是为我们准备的……”说完他阴阴地咧开了嘴唇。

太子赶忙凑上前去道：“哦，什么厚礼？”

南山道：“由本朝金银器巨匠将作大监沙尔汗率善金局顶尖工匠，花费九千两黄金、数十斤珠宝制成的‘海兽戏波纯金大盘’！”

太子道：“纯金大盘？”南山点了点头道：“正是。一切便从这只大盘开始……”说着，他凑向太子耳旁，太子亦俯身向前，南山在太子耳旁低语着，猛地，太子一拍桌子脱口道：“妙啊！”

南山轻轻嘘了一声：“只要此计顺利实施，什么狄仁杰，什么吉利可汗都叫他死无葬身之地！”

太子连连点头：“太好了，我早就等着这一天了。哦，对了，还有一事，需二位相助。”

南山道：“何事？”太子道：“与大周开战需要大量弓箭，我咄陆五部所备本就不够，可恨吉利可汗为怕我私自与大周开战，日前派虎师前来将所有弓箭全部收缴！”

南山道：“哦？”太子答道：“第一，时机未到；第二有虎师拱卫，我也不能与他公然翻脸……似此如之奈何？”

南山深吸一口气，目光望向北山。北山慢悠悠地道：“机会倒是有一个，但必须要太子殿下下的驭风者帮忙，不知尊意如何？”

太子道：“这不成问题。”北山点了点头：“三个月后，请太子殿下带五十名驭风者到洛阳，机会就在那时……”

第一章 洛阳城闹市现白骨

神都洛阳，已是深夜，街道两旁房舍中的灯火几乎都已熄灭，只有街左侧的一家金银铺的窗中还亮着灯，店门前的幌子上书：“李永金银技。”字旁画着各式金银器。

银匠李永坐在桌前长吁短叹，他的妻子靠坐在炕头缝补着发旧的衣物，一双儿女早已睡熟。李永跟妻子叹气道：“一个多月了，也没接到一桩像样儿的生意，咱靠手艺吃饭，总是连日累月开不了张，这日子可就难过了。”

妻子微笑着安抚他：“你是洛阳城里数一数二的银匠，你接不着生意别人也是一样。别急，总会来的。”李永听了妻子的话，心里一丝温暖。

他冲妻子笑了笑，忽然想起了什么，从怀里掏出了一块小银片儿递给妻子：“前天我整理银箱，发现了这块小银片儿，上秤称了称，有两钱多重，我想抽个空给你打枚银戒指。”

妻子嗔笑道：“老夫老妻还弄这个调调，留着为难的时候贴补家用吧。”

李永道：“戴在你手上我心里踏实，而且，打成戒指一样是银子，一样能贴补家用。”妻子点点头：“好，随你吧。”

话音未落，门外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李永惊道：“这么晚了，谁啊？”妻子放下手中的衣物道：“要不你去看看。”李永站起身来，打开房门。

只见门外站着个留小胡子的壮年人，李永打量他道：“您

有何事？”

陌生人问道：“你是银匠李永师傅吗？”李永道：“正是。敢问尊驾……”

陌生人打断他的话径直走进屋里：“外面说话不方便，进屋说吧。”李永无可奈何让他进来。

陌生人不忘嘱咐他道：“关上门。”李永赶忙将门关闭：“不知尊驾深夜光临小店有何驱使？”陌生人一抖袖子，伸出右手……

李永登时吃了一惊，此人的右手戴着黑色手套，僵硬笔直，似乎不能动，手腕处挂着个黑袋子。

陌生人将黑袋子放在桌上，对李永道：“打开看看吧。”李永迟疑地将黑袋子打开，里面放着一锭十两白银。李永愣了愣，抬起头来望着陌生人。

陌生人：“有一趟活计需要高手银匠，我打听过了，你的手艺在洛阳城中数一数二，因此，特来相邀。只要你接下这趟活儿，这十两银子就是你的，而且只是一半，事毕之后，还有一半。”

李永正在犹豫着，妻子乐氏走了过来，李永看着妻子，乐氏轻轻点了点头，李永定了定神：“不知是什么活计，尊驾竟肯出如此高价？”

陌生人道：“出高价请你，自然有道理。你不必多问，只说答应不答应。”李永望着银子。深深吸一口气：“好，我接下了。”

陌生人点了点头：“爽快。那李师傅就收拾一下，带上随身的工具，随我走吧。”

李永愣住了：“怎么，要，要外出做活儿？”“这是当然，就凭你店中这个小小的熔银炉够做什么的。”

“要去多长时间？”“三天便回。”

李永踌躇着，目光望向了妻子。妻子微笑着道：“你去吧，家里有我呢。”李永对陌生人道：“好吧，我去收拾一下。”

徽安门是洛阳北门。已是初更，北门内的空场上停着几辆马车，旁边聚集了十几个人，大家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似在等待着什么。

远处车轮轧轧，又是一辆马车疾驶而来，停在空场中，车门打开，陌生人和李永走了下来。李永一见眼前的情形，登时愣住了，空场上聚集的竟然都是城里有名的银匠，大家见李永到来，纷纷上前招呼。

李永奇怪地问陌生人道：“尊驾，你请来这许多银匠究竟要做什么？”陌生人笑了笑：“当然是要做大活儿。”李永道：“多大的活儿，竟然要十几位银匠同时做？”

陌生人拍了拍李永的肩膀：“李师傅，你不需要知道那么多，你只要知道做完活儿能赚到二十两白花花的银子就够了。”李永止住了继续问话的念头，冲陌生人点了点头。

陌生人转向大家道：“众位师傅，请大家上车吧，我们马上出发！”一位银匠狐疑道：“能不能告诉我们，到底要去什么地方？”

陌生人笑道：“诸位难道还怕我把你们卖了不成？大家先请上车，到了地方自然知道。”

那银匠道：“尊驾，我们都是正经手艺人，让你这么不明不白地带走，不知去处，谁知道你究竟要做什么！”话音一落，周围登时传来一片应和声。“对，告诉我们去哪儿！”

“没错，一句交代都没有，就让我们跟你走，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陌生人的脸沉了下来，冷冷地道：“那，各位师傅的意思呢？”

那银匠道：“告诉我们要去哪里，去做什么，否则大家是不会上车的！”

陌生人一阵冷笑：“还记得吗，你们每个人都收了十两银子的定钱。现在想反悔，晚了！我劝你们乖乖上车，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说着，他重重地击了三下掌。